

没有绝对球星,依靠快打旋风取得开赛两连胜

广州队会是新赛季的黑马吗？

CBA 观察

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

新赛季CBA两轮战罢,取得两连胜的广州队绝对是最让人感到惊喜的球队之一。在前两轮,广州队先是在主场力克实力不俗的浙江队,随后又在客场大胜刚刚击败过广东队的南京同曦,以两连胜为这个赛季开了个好头。从阵中球员的名气来看,广州队是广东三支CBA球队中星光相对黯淡的一支,但新赛季开赛至今他们却打出了最好的表现。如果广州队能将这样的势头延续下去,他们将成为本赛季联盟中的一匹黑马。

上赛季,并没有绝对球星的广州队在米切尔的带领下重返季后赛舞台,但随着米切尔离队,郭艾伦不再续约,外界又开始对这支球队有所怀疑。但新帅德隆·帕金斯几乎完美适配了广州队的阵容,在他的带领下,广

州队打出快打旋风,简洁高效的球风相当吸粉。首轮对阵浙江队,广州队的三分命中率高达50%;次轮对阵同曦队,广州队的三分命中率依旧保持在42.9%的高位。两场比赛,广州队共投进26记三分,这样的效率实在有些“恐怖”。

外援方面,麦考尔和加特林的组合让广州队在后方拥有足够的攻击火力,布朗尽管在风格和徐昕有些类似,但他的到来成功弥补了广州队内线原本只有徐昕一人的空缺。上赛季当徐昕不在场时,广州队时常让身高并不足够的陈国豪顶上5号位,效果并不理想。而在本赛季,徐昕和布朗轮流镇守三秒区,广州队的内线防守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。

在这套阵容下,陈国豪也得到了解放。在刚刚过去的休赛期,陈国豪经历了长时间特训,他的身材变得更加精壮,手上技术和投篮命中率也有了明显提高。首轮对阵浙江队,陈国豪三分球6投5中,入选了首轮联赛最佳阵容;次轮陈国豪又得到16分,连

续两场得分均超过15分,对于陈国豪的信心而言是件好事。一旦陈国豪的三分命中率有了保证,他在锋线位置上的威胁将会呈指数级提升,他对于球队也将愈发重要。

广州队管理层的操作也值得称道。在今年的CBA选秀大会上,广州队通过交易来的状元签选中中国台湾球员宋昕澍,他也被视为陈盈骏的接班人。在进入CBA之前,宋昕澍就读于台北政治大学,是球队的核心后卫与队长。大学期间,他帮助球队多次拿下台湾大专篮球联赛(UBA)冠军。真正让他进入更多人视野的,是2025年首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(AUBL)。那届赛事中,他场均贡献21.8分、5.5个篮板、5.6次助攻、1.8个抢断,并在决赛对阵清华大学时砍下29分、12个篮板、6次助攻,带领球队夺冠并当选总决赛MVP。

宋昕澍的到来,弥补了广州队后场国产组织者的空缺,除了麦考尔和加特林外,广州队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控球点。尽管在季前赛宋昕澍也出

现了一些失误,仍需适应CBA的节奏,但进入常规赛后的前两场比赛,他连场首发交出了场均9分的成绩单。对于一名初登职业赛场的大学生球员而言,这样的表现算得上可圈可点。

广州队的两连胜当然还不足以说明他们已经稳居强队之列,毕竟赛季漫长,体能与伤病考验都还在后头。但这支年轻球队所展现出的成绩足够令人惊喜,帕金斯的快打体系与阵容高度契合,外线火力的稳定输出让对手不敢收缩,徐昕与布朗的内线轮换补上了此前的短板,陈国豪的进化则让锋线多了一个可靠的得分点,再加上宋昕澍这样即插即用的年轻控卫,使得广州队的上升空间清晰可见。

这看似没有绝对球星的广州队打出了毫不怯场的气质,在这里,人人都能在体系里找到位置。如果广州队能继续打磨细节,在漫长赛季中守住这份简洁高效的球风,那么他们完全有资格成为本赛季最让人期待的那匹黑马。



樊振东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

21日,樊振东在社交平台发文抵制偷拍,此事再一次冲上热搜前列。这一“老生常谈”问题,缘何会引来如此大的反响?

无边界的接送机、偷拍、蹲守这些饭圈陋习由来已久,一些明星也曾公开发文抵制过,但能够清晰地把“边界感”的“边界”划分得清清楚楚的,还属樊振东的这篇长文。他给公众人物、粉丝群体,甚至整个体育娱乐行业,做出了一个极其清醒的示范。这份示范的珍贵之处在于,它没有走极端、没有搞对立,而是用最克制的表达,把“边界感”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,讲得明明白白。

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以更简单浅白的话来说,就是“将加人,先问己;己不欲,即速已”。樊振东的这次发声,跳出了欲维持“亲民人设”而一味忍让,或将所有粉丝均推定为“骚扰者”这两种惯性思路,他没有把所有未合影、打招呼的球迷都推远,反而特意明确表态:不带摄像头的友善路人、理

智球迷,他向来乐于回应。他真正对准的,并不是“喜欢自己的人”,而是那些举着镜头、抱着流量以牟利目的靠近的偷拍者。

这份清晰的区分,恰恰是很多公众人物不愿做的事。很多人默认了“人气就等于被拍的热度”,甚至默许代拍蹲守自己,靠私人行程的“路透”维持曝光度,最后慢慢被流量逻辑绑架,连自己的生活边界都守不住。而樊振东作为手握多个世界冠军头衔、热度顶尖的运动员,没有顺着这套流量规则走,反而主动站出来划清底线:哪怕你打着“爱我”的旗号,也不能随意拍摄我的私人状态;哪怕你延迟发布,不及时传播,偷拍行为本身就是对隐私的侵犯。这种不被流量裹挟的清醒,在当下的舆论环境里,显得格外有力量。

更难得的是,他的示范不是单方面提要求,而是给出了双向尊重的相处模板,那便是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这份共情,让“抵制偷拍”从一句生硬的维权口号,变成了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共识。也正是因为这份坦诚和理性,这次他发声之后,没有出现粉丝和代拍互撕的混乱场面,反而绝大多数球迷主动站出来响应,倡导“赛场见”,把所有的关注放回竞技本身。几天前,樊振东在广州的线下活动,数千球迷自发维持秩序,没有围堵、没有怂脸包,只是齐声高喊“下个赛场见”,这种默契,就是这份示范最正向的结果。

说到底,最好的公众人物与受众的关系,一定不是一方追,一方躲的猫鼠游戏,而是像樊振东说的那样,“敬人者,人恒敬之”。守住自己的边界,也给对方留足体面,这种双向的尊重,才是所有热爱能长久的基础。

花地 副刊 大家谈

“副刊精神”在数字端的回归

□辜晓进

中国早期报纸的此类副刊,受到欧洲报纸的影响,如法国的“Feuilleton”(法语意为“报纸专栏”“连载作品”),但又有很大不同。最早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“Feuilleton”,主要指在报纸上辟出用于刊载戏剧评论、书评和连载小说的专栏。中国副刊与同时期李普曼等以政论为主的美国报纸专栏也完全不同,更不同于美国报纸以书评和娱乐专版为主的星期天刊。中国报纸副刊扑面而来的人文气息与文学精品的原创性,作为明显区别于舶来品的文化现象得到了传承。

到了20世纪后半叶的新中国时代,《北京晚报》的《五色土》、《新民晚报》的《夜光杯》、《羊城晚报》的《花地》以及《人民日报》的《大地》等副刊,都是中国报纸副刊的佼佼者。在中国报纸摇篮的香港,报纸副刊也渐渐发展成一种独有的“专栏”类副刊,即由高度专业化的作家群体在报纸上开辟固定专栏,这些“豆腐块”专栏聚合成一个乃至多个副刊版面,在报纸中区别于新闻和娱乐而独树一帜,吸引了大量中高端读者。

再往后,中国式副刊与日渐增多的专刊合流,成为报纸厚重的附属版面,以满足读者的娱乐与专业化兴趣。笔者在《深圳特区报》工作期间,也曾于1991年创办深圳第一个社会新闻专版《社会大观园》,于1995年主持随该报发行的“报中

“花地·副刊大家谈”征文启事

近日,作家王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《办气韵生动的副刊》一文,引起极大反响。羊城晚报创办于1957年,其中的“花地”版如今也已成长为闻名海内外的著名报纸副刊。

在互联网环境下,如何进一步办出“气韵生动”的报纸副刊,让报纸更有影响力、更具生命力?羊城晚报特辟“花地·副刊大家谈”专栏,面向广大读者征稿,请读者讲述自己与羊城晚报副刊的结缘往事,并对何谓副刊、如何办好副刊提出真知灼见,篇幅限定在1000—2000字之间,投稿邮箱:hdzp@ycwb.com。

连失良机,光环褪色

C罗还是带头大哥吗？

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

当地时间21日凌晨的沙超赛场,利雅得胜利1比0击败新未来城体育,这场比赛的剧情和9月25日葡萄牙1比0小胜威尔士一战高度类似。超级巨星C罗多次拿到绝佳机会却悉数浪费,双料队友菲利克斯攻入全场唯一进球,而C罗仅获评5.3分(满分10分)的全场低分。

一边是队友扛下得分重任,一边是C罗持续错失良机。这场沙超比赛的低迷表现,恰好和C罗刚刚获得“减刑”、即将重返葡萄牙国家队的节点撞在一起,一连串疑问随之而来:他该如

何与葡萄牙主帅热苏斯相处,如何与一众葡萄牙队友相处,他还算不算这支葡萄牙队的带头大哥?

C罗此前因为擅自退出集训营遭到葡萄牙足协处罚,经过“减刑”申请之后,足协为他重返国家队开绿灯,停赛30天从10月1日开始计算,完全不影响他下月初重新获得入选国家队的资格。但纪律风波留下的裂痕并没有彻底消散,C罗和热苏斯之间本就水火难容。C罗甚至表达过只要热苏斯还在国家队,他就拒绝回来,现在的问题是热苏斯还招不招他。

对阵威尔士的欧国联比赛,C罗多次错失得分机会,由菲利克斯完成制胜一击;本场沙超对决,同样是菲利克斯挺身而出,C罗点球射偏,空门打飞,6次射门无一射正,多次得分机会没能转化成进球。菲利克斯既是C罗在利雅得胜利的队友,也是葡萄牙国家队的进攻核心之一,两名葡萄牙前锋在同一场比赛里的表现反差,也折射出国家队内部的竞争格局。

老帅热苏斯手握国家队的战术决定权,他要优先考虑球队整体成绩,不会单纯因为资历就固定给C罗首发位置。B费、菲利克斯、拉莫斯等球员都

流年似水

□肖复兴

八年前,中秋节前夕的中午,我们“九大人”在天坛北门的大碗居饭店聚会。

“九大人”,是对我们九个中学同学的戏称。1968年夏天,我们“九大人”同坐一列绿皮火车,离开北京,落户北大荒大兴岛同一生产队。同在异乡为异客,友情加重,常形影不离,于是,被队上戏称为“九大人”。此称谓有时代色彩,盖因当时流行的一个演唱节目《八大人》,唱的是部队炊事员、卫生员、通讯员等后勤的八大“员”。

离开北大荒,刚刚返城那几年,“九大人”常聚会,一般都是轮流到各家,很少到饭店,连小饭馆也很少去。那时候,大家经济都不富裕,到家里,自己炒两个菜,到副食店买几个凉菜,备一瓶北大荒酒和几瓶啤酒,就齐活了。各家的住房都很窄巴,“九大人”聚齐,椅子都不够,不是从邻居家借,就是把桌子移到床边,人挤到床上,如当年在北大荒老老乡的炕上,盘腿而坐。记得有一次,挤到床上的人多,喝到兴头上,手舞足蹈,床板不结实,竟然把床板坐塌了,引得大家哈哈大笑,成为那一次聚会的“高潮”。

一晃,那么多年过去了。那年,距离我们第一次去北大荒,已经过去了五十年。半个世纪,好家伙,居然是半个世纪了!

一眨眼工夫,我们都老了,青春如同肥皂泡一般破灭的梦,只留在遥远的记忆里。年龄陡增,酒量锐减,一瓶北大荒白酒,一瓶梅子酒,都没有喝完,各说各家,各种病痛纷至沓来,好汉不提当年勇,便依依散席了。

出饭店,过马路,不几步,便是天坛北门。我准备去天坛转转,问大家谁去?都累了,兴趣不大,都摇摇头。开车的,打车的,骑车的,迈开腿走的,一个个扬长而去。

那一天,我独自去了天坛,进北门,就看见过节的花坛已经摆了出来。二道墙内,两排银杏树下,摆上了一盆盆一品红,火苗一样蹿起,鲜艳耀眼。再

往里面走,走到月季园前的藤萝架,走到百花亭前后,甬道两侧的长椅上都坐满人。一直走到双环亭和双方亭,亭里面和走廊的长椅上,也都坐满了人。亭前的草坪上,和对面土坡上的扇亭里,也都坐满了人。我转了一圈,想找个座位坐下歇会儿、画张画,没有找到。

很多人是来这里聚会的,一拨拨,人多的,人少的,都是女人的,都是男人的,男女搭配的,错综一起,像是在开分组讨论会,笑语欢声,嘈嘈杂杂,大珠小珠落玉盘。

双环亭和双方亭之间曲廊的长椅上,摆着一盒盒肉肠豆制品的凉菜,和各种水果切块,也有几块月饼,还有一罐罐的啤酒和饮料,一个个色彩不一的保温瓶,争奇斗艳。看样子,已经开伙吃了有一阵子,凳子上的东西,有些杯盘狼藉,却颜色丰富、五色杂陈,我很想画张画,很好看的一幅静物画呢。

今年中秋前夕,我重游天坛。因中秋节和国庆假期近乎连在一起,天坛里的人显得更多。我走到北门的二道墙内,这里和八年前一样,依然摆着一品红,红得像着了火那样明艳。我走到祈年殿前,祈年殿的进出口前,搭起遮雨棚,围起了长长的铁栏杆,挤在栏杆里排队的人,长若游龙,人如蚁动。丹陛桥两旁摆满了一盆盆的三角梅,是八年前没见过的,紫红色的三角梅,在风中摇摆,像是翩翩飞舞的紫蝴蝶。

我又走到了双环亭,和八年前一样,还是人满为患。长椅上依旧摆着那么多吃的喝的,依旧那么多人衣着鲜亮,头巾鲜艳,笑语欢声,嘈嘈杂杂,大珠小珠落玉盘。年年岁岁,节相似,人相似。

很想找个地方,坐下来,画一张画,依旧没能画成。只有眼见的聚会,仿佛一簇簇的花开般,还是那么的热闹。我想起了八年前,“九大人”在大碗居的聚会。

自从那次聚会后,我们“九大人”再没能聚会。

“九大人”如今都八十上下,垂垂老



桃花源

(绢本设色)

□张天一